

从方块白文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韦 韧

[提要] 方块白文是白族用来记录白语的文字，是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在白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方块白文随着汉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它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白族的文化自觉性。方块白文的创制、使用与传播，反映了白族对中华民族的共有情感表达，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证据。

[关键词] 方块白文 白族 民族文字 交往交流交融

一 引 言

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中有一些民族借鉴汉字构形规律，利用汉字及其偏旁部首孳乳仿造新字（王锋 2003:23）。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民族文字有壮族的方块壮字、苗族的方块苗字、瑶族的方块瑶字、布依族的方块布依字、侗族的方块侗字、白族的方块白文、京族的喃字、哈尼族的方块哈尼字和仡佬族的方块仡佬字。

方块白文是白族在长期使用汉语文的过程中，用来记录广泛使用的白语，借用汉字、仿照汉字创制的一种意音文字。方块白文的主要文物文献形式是残瓦、经卷、碑刻、金文、祭文、短曲曲本、大本曲曲本和吹吹腔曲本，分布遍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市、剑川县、云龙县等地（韦韧 2019）。学界聚焦方块白文在文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是论证方块白文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字（石钟健 2008；林超民 1980；赵衍荪 2008；杨应新 1991）；②是方块白文文献的释读（徐琳 2000，2002，2008a、2008b；徐琳、赵衍荪 1990；杨应新 1996；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③是探讨方块白文的文字性质及其书写系统（徐琳 1997；杨应新 1991；王锋 2000，2003，2004；段伶 2001）。

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白族的语言文字不仅表达着本民族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思想世界，而且吸纳包容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是多民族多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结果。方块白文是记录白语的工具，是传承白族文化的载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证据。方块白文在字体类型、创制缘起、发展历程中潜藏着历史上白族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体现和共同情感的表达。

^{*} 本文的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喜马拉雅周边语言研究（20BYY201）”资助。王锋研究员、李焯博士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二 方块白文创制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习近平 2019:4）秦统一六国后，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有汉字书写形式大篆的基础上，创制了统一的文字小篆，“书同文”在中华民族儿女心中种下一颗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种子。

西汉时，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管理，在西南设立郡县制，大力开发西南边疆地区。在汉族移民与当地民众的频繁交往中，对该地区的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加快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进程。商贸活动的频繁往来，使得汉语广泛传播，当地语言中逐渐吸纳了大量汉语词汇。随着与汉族交往的不断加深，汉族文化也逐渐融入当地文化中。这些都为方块白文的创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诏国时期（公元 738 年—公元 902 年）国力强盛，与唐朝关系友好，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往来，为创制方块白文提供了先决条件。南诏主动向唐朝表达了学习汉文化的要求，唐朝为帮助南诏统治阶级学习汉语言文化知识，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专供南诏王室及其大弟子弟读书的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南诏上层知识分子已具备扎实的汉语文功底，这是创制方块白文的必要条件。南诏国以汉字为官方书面文字，白文为民间书面文字（徐琳 1995）。汉语与白语音系有异，因此汉字作为白语的记音符号，无法准确记录白语，这是创制方块白文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南诏王室还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允许并鼓励各种方言土语并存共用，促进了语言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和谐。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及文化交流过程中，南诏国深受唐朝汉文化的熏陶，白语中逐渐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作为汉文化核心载体与关键元素的汉字，也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南诏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状态与认知模式，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是民族间交往与互动的重要工具。

根据南诏国遗址中的有字残瓦、《石城会盟碑》（971 年立）、《护国司南抄》等方块白文文物文献资料，可以推断方块白文的创制至少在南诏时期已经形成（杨应新 1991）。南诏的上层统治阶层深信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唐王是南诏的君主，南诏是唐朝的臣民，南诏应该统归于中央王朝唐朝的统治之下。《南诏德化碑》中明确表达了南诏与唐朝的君臣关系，“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2010:22）。南诏人民和汉族人民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多民族文化得以交融，互相借鉴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社会风气充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 2003:3）。白族作为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的一员，在没有统一共同语言的时代背景下，南诏上层知识分子借用汉字创制了能记录白语的方块白文。方块白文的借用字是以汉字字符构件为基础，在文字形体上仿造汉字，从字形上看，借用字就是汉字。方块白文是白族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中吸收汉民族文化，并融入自身文化体系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反映了白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其维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体现。

三 方块白文发展历程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大理国及大理总管时期,受中原王朝儒家思想及道教文化的影响,段氏政权开始施行科举制,“开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倪轭 1990:232)。白族知识分子在使用方块白文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意识。熟读“儒书”成为大理国入仕为官的基本要求,由此,白族人民开始阅读、书写汉字,读书人群逐渐扩大,不再仅限于南诏时期上层知识分子,而是扩展到僧侣和道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升,为方块白文符号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习汉字读儒书的同时,汉文化也在白族普通民众中传播渗透,儒家思想及道教文化从上层统治阶层逐渐扩延到百姓中,引发社会风气的变迁。大理国文化发展成以儒家学说与道教文化为主,兼有本主崇拜文化、佛教文化、山地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何叔涛 2003)。白族在文字、文化上的主动趋同,是白族与各民族交融进程中的重要体现。

在明朝统一云南后,大理国在管理上施行土司土官制、卫所制和屯田制。明朝开国将领傅友德认为治理云南应该“新附州城,悉署衙府,广戍兵,增屯田”(王世贞 1985:1627)。洪武十五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置云南都指挥使司,置云南提刑按察使司……都司掌一方军政,权威最重,都司以下设置卫所,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洪武年间在云南设置十六个卫”“迁移来的汉族人口比较多,与原住着的各族人民融合,并且融合了其他族的部分人口”(方国瑜 2003:145、152),从而改变了云南的民族结构,使得汉族人口剧增,汉语开始广泛使用。同时,明朝下令焚毁所有白文典籍。梵文佛经的使用也于此时开始衰落,两种文字兼通者逐渐变少,方块白文由此走向衰落,但白语仍是白族人民的日常用语,白族人民还需要用白文记录白语。只是从此以后,白文的使用走入地下,使用领域逐渐缩小,采用白语韵文文体,以白文碑、曲本、祭文等形式为主。但是,白、汉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与联系,汉语文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史金波 2024),决定了方块白文与汉字仍然会持续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倡导民族平等,鼓励弘扬民间文艺和民族文化。一直隐藏存在的白曲、大本曲、本子曲、吹吹腔等白族民间艺术又焕发新春。民间歌手们一直依据传统使用方块白文记录曲本歌词。大本曲的演唱内容有些是白族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但大部分是受中央王朝、儒家思想及道教文化影响,移植改编自汉文献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佛教故事、道教故事和儒教故事(李纘绪 1991:135)。大本曲艺人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编,使得作品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根据汉文献改编的大本曲常见曲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名《山伯访友》或《祝英台吊孝》)、《刘介梅忘本回头》《血泪恨》《白毛女》《陈世美不认前妻》等(韦韧 2013)。从文字载体和题材内容两个方面,都体现出白族大本曲曲本是汉、白优秀文化密切交流的文化成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建设工作中的示范性文献(王锋 2020)。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白族人民的汉语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白族普通民众可以熟练使用汉语和读写汉字,大本曲艺人们在改编汉文献故事时,直接借用汉字的地名、人名和一些新名词,如“社会主义”“人民”“共产党”等,借用汉字在方块白文中的比例明显升高,基本不再造拼合字,同时简体字逐渐替代繁体字。

方块白文书写体例的发展变化是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今，方块白文的使用领域已经基本固定，载体形式有经书、大本曲曲本、本子曲曲本、民歌歌本、祭文等，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在现代流传的曲本和歌本中，方块白文以借用汉字简体字为主，展现了方块白文与汉字相似的形体结构与创制规律，内容上融汇了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观念。相似的字形结构和文化观念蕴含着中华儿女的共同审美情感和共同价值观。白族人民普遍能同时使用白语、当地汉语方言和国家通用语，并能熟练切换。他们主动学习当地汉语方言和国家通用语是为了更好地对外交流，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结果。白族人民使用方块白文改编汉文献故事并在白族群体中迅速传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和不断升华，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发展进步。

四 方块白文字体类型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从上述剖析方块白文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与儒家文化犹如涓涓细流，悄无声息地沁润进了白族民众心中，对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记录白语的方块白文，最初是用来记录白语中的汉语借词。然而，在后续的发展演变中，它不仅发展为一套文字符号系统，用于记录白语，更成为了汉字与儒家文化同白族民众精神世界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鲜活例证。

方块白文是一种借源于汉字的意音文字，搞清楚其字体类型有助于理解汉字及儒家文化对白族文化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关于方块白文字体类型，学界普遍采用传统“六书”理论划分，徐琳（1997）归纳总结出音读汉字（利用汉字的字音记录白语同音词的义）、训读汉字（利用汉字的字义，读白语同义词的音）、直接借用汉字（与汉字的形、音、义一致，并保留入声调类）和自造新字（利用汉字部首构造白文，多数是形声字，有少数会意字）四种利用汉字记录白文的方式。段伶（2001）认为方块白文有白文汉字和白文白字两大类型，其中白文汉字又可分训读、假借和直读3种。王锋（2004）将方块白文分为汉字假借字、汉字仿造字、汉字省略字和汉字变体字四类，其中，汉字假借字又分为音读汉字、训读汉字、借词字和借形字；汉字仿造字又分为形声字、音意合体字、意义合体字和加形字。“六书”把有示音构件的字划归为形声字，没有示音构件的字全部称为会意字，这不利于全面、细致、准确地分析方块白文及划分它的字体类型（韦初 2017:65）。

方块白文自创制以来，其字形结构始终保持稳定，其构件与汉字构件一样，同样具有表形、表义、示音、标识等功能，字体类型的特点也是通过各构件的功能来实现。汉字构形学既是分析造字方法的理论，也是分析构字功能的理论（王宁 2015:2）。对方块白文字体类型分析，是同时对其造字方法、构字方法和功能属性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汉字构形学理论可以匹配，因此采用反映意音文字特征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分析方块白文的字体类型是恰当合理的。

依据“结构—功能”分析法和汉字构形学理论，首先把方块白文分为借用字和自造拼合字两类。下文在字体类型分析中所列例字及句子注释均来源于《中国白族白文文献释读》（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

（一）方块白文的借用字

白语与汉语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它们在语法和词汇上展现出紧密的联系和相似性。从语法结构上来看，白语与汉语的语法规则很相似。两种语言都遵循主谓宾的基本词序，这种语法结构的一致性使得白语和汉语在表达时具有相似的逻辑顺序和语法习惯。从词汇上来看，白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古汉语借词和同源词。古汉语借词的融入不仅丰富了白语的词汇，还反映出白语与汉语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融的密切关系。因此，直接借用汉字来书写白语不仅是适用的，而且是很有利的方法（王锋、张会祥 2024）。

方块白文的借用字从构字方式上看，是直接借用汉字的字符形体，音、义与借用的汉字有一定的关联。按照字符构件具有的功能属性，即白文字符与汉字字符在形、音、义三要素上的对应关系，方块白文借用字类型有全借字、音读字、训读字、记号字四种（韦韧 2017:67）。

1. 全借字是汉字的完全借用，即形同、义同、音同或音近（韦韧 2017:67）。如“薄”[po³⁵]，表示“厚度小”义，白语读音与汉字读音相近，汉字“薄”也有这个义项。

原文：人情 似 纸 张张 薄（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18）

zu⁴² tɕhu⁴² sɿ⁵⁵ tɕi³¹ tsa³³ tsa³³ po³⁵.

人情 似 纸 张张 薄

人情如纸张般轻薄^①。

2. 音读字是借用汉字的读音表白语义，所借的音主要来源是白语方言读音。音读字的数量比较多，只要音相同或相近，一个汉字常常可以对应多个白语义项（韦韧 2017:80）。如“哀”[e⁴⁴]，表示“爱”义，而“爱”大理白语读音是[e⁴⁴]。

原文：哀 那 刷 狠 吉 合（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99）

e⁴⁴ na⁵⁵ sua³⁵ xu³¹ tɕie³⁵ kui⁴² xuo³⁵.

爱 你们 园 里 金桂花

爱你们园中的金桂花。

3. 训读字是借汉字的义，读白语音（韦韧 2017:100）。如“见”[tɕie⁵⁵]，表示“看到”，而“见”汉语读音[tɕien⁵¹]。

原文：急 难 何 曾 见 一 人（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92）

tɕi³⁵ na⁵⁵ xuo⁴² tɕhu⁴² tɕie⁵⁵ ji³⁵ zu⁴².

急 难 何 曾 见 一 人

急难何曾见一人。

4. 记号字是指字符与其在汉字系统中代表的汉字音义均没有任何联系，仅仅只借用字形（韦韧 2017:103）。如“甘”[li⁵⁵]，表示“也”义。

原文：次甘 狎拿夫 甘 嚙（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12）

tɕhɿ⁵⁵ li⁵⁵ ɕa³⁵ na⁵⁵ fɿ⁴⁴ li⁵⁵ lia⁴⁴.

身也 闲则肚 也 亮^②

身子闲肚子也亮。

方块白文在初创阶段，直接以汉字为模板，通过直接借用汉字来构建自身的文字书写符

① 原文译为“人情似纸张张薄”，依据规范汉语表达要求，译为“人情如纸张般轻薄”。

② 原文译为“圆”，从字形结构及字音考量，译为“亮”。

号系统。在方块白文中，借用字的占比一直较高。以自造拼合字数量较多的《云龙白曲残本》为例，该曲本中借用字约占总字数的 64%。相比之下，其他方块白文文献的借用字占比还要更高。借用字最初只是用来书写白语中的汉语借词，随着对汉字构形认知的日益深入，借用字范畴已从最初整体借用的全借字，扩展到根据构意功能借用汉字构件的音读字、训读字，以及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丧失构意功能的记号字。这一发展过程深刻反映了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深入与互鉴。

（二）方块白文的自造拼合字

白语虽与汉语同属于汉藏语系，但白语系属划分仍有较大争议，其声、韵、调系统与汉字也没有完全一一对应，这就造成白语和汉语无法实现准确的音义互译。这种语言记录上的困境，促使白族人民自发进行造字。通过初期的大量汉字借用，逐步积累起一批既能表达白语音义又借用汉字字形的字符构件。随着一定数量的借用字被吸纳，并在继承与发展汉字造字法的基础上，方块白文进一步利用已具备白语形音义特点的字，创造性地构造出拼合字，从而在汉字借用的同时，也催生了拼合字的诞生。在拼合字创制的过程中，汉字借用仍在持续进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方块白文的文字符号系统。

依据“结构—功能”分析法，从字符功能角度，方块白文的自造拼合字可分为音义拼合字、会义拼合字、双音拼合字、标音拼合字、标义拼合字、标示音义拼合字、记号拼合字等七类（韦韧 2017:106）。

1. 音义拼合字

音义拼合字一般由两个构件组合而成，一个构件示音，另一个构件表义。构件是汉字，或是部首，或是汉字省略字。拼合字读音与示音构件读音关系有两种情况：

一是示音构件的白语音与拼合字的白语音相同或相近，如“𪛗”[tsue⁴⁴]，2个直接构件分别是“足”和“𪛗”。“足”表义；“𪛗”表音，汉语读音[tʂuan⁵⁵]，云龙宝丰白语音[tsue⁴⁴]“转”（韦韧 2017:106）。

原文：卑申 那 南 初 冷 𪛗（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22）

pe⁴⁴su³³ na⁵⁵ na⁴² tshu³³ lu³¹ tsue⁴⁴.

走停歇 你们处就 这 转

到你们那里就返回^①。

二是示音构件的汉语音与拼合字的白语音相同或相近（韦韧 2017:112）。如“𪛗”[me⁴²]，2个直接构件分别是“贾”和“墨”。“贾”表义，“墨”表音。

原文：一分 半 𪛗 花 漂（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85）

ji³⁵fu³³ pe⁵⁵ zy³¹me⁴² xuo³⁵ pio⁵⁵.

一分 半 用 买 花 容貌

分一半用它买花容貌。

2. 会义拼合字

会义拼合字一般由两个构件组成，两个构件均表义，构件一般是汉字（韦韧 2017:117）。如“𪛗”[ya⁴²]，2个直接构件分别是“扎”和“系”，均表义。

^① 原文译为“到你们那里就这回”，依据规范汉语表达要求，译为“到你们那里就返回”。

原文：絲 綯 綯 綯 綯 次 吐 吐 (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88)

sɿ³³ so⁴⁴ the⁴⁴ so⁴⁴ fy⁴² tshɿ⁵⁵ no³³ no³³.

麻 绳 铁索 拴 身 上 上

麻绳铁索拴身上。

3. 双音拼合字

双音拼合字一般由两个直接构件组成，两个构件均示音，构件一般是汉字。示音构件的白语音与拼合字的白语音相同或相近（韦韧 2017:119）。如“𪛗”[tshy⁵⁵]，两个直接构件分别是“出”和“春”。“出”白语音是[tshy⁵⁵]，“春”白语音是[tshy⁵⁵]，均表音。

原文：𪛗 那 𪛗 橄 干 𪛗 𪛗 (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95)

phia⁴⁴ na⁵⁵ tshy⁵⁵ ka⁴² ka⁴⁴ yur³¹ yur³¹.

到 你们 巷道 (短时体) (悄等状)

到你村里等一等。

4. 标音拼合字

标音拼合字一般由两个构件组成，一个构件示音，另一个构件起区别作用（韦韧 2017:121）。如“𪛗”[kho⁴⁴]，“依靠”义。两个直接构件分别是“𪛗”和“𪛗”。“靠”剑川白语音[kho⁴⁴]，与“𪛗”音近，“𪛗”起区别作用。

原文：𪛗 次 干 𪛗 次 𪛗 𪛗 (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46)

ɲur⁵⁵ tshɿ⁵⁵ ka⁴⁴ nu⁵⁵ tshɿ⁵⁵ no³³ kho⁴⁴.

我的 身 把 你的 身 上 靠

我的身子靠着你。

5. 标义拼合字

标义拼合字一般由两个构件组成，一个构件表义，另一个构件起区别作用（韦韧 2017:123）。如“𪛗”[tou⁴⁴]，“得”义，有两个直接构件分别是“得”和“口”，“口”起区别作用。

原文：脑 𪛗 别 透 𪛗 我 拿 (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79)

no³¹ le⁵⁵ piɛ⁵⁵ thou⁵⁵ tou⁴⁴ ɲo³¹ na⁵⁵.

你 呢 丢 下 得 我 (语气词)

你是狠心抛弃我。

6. 标示音义拼合字

标示音义拼合字一般由两个构件组合而成，一个构件既示音又表义，另一个构件是标示构件，起区别的作用（韦韧 2017:124）。如“𪛗”[ko⁴²]，义“过”，有两个直接构件分别是“口”和“𪛗”。“𪛗”剑川白语音[ko⁴²]大理、云龙白语音[kuo⁵⁵]，“𪛗”既示音又表义。“口”起区别作用。

原文：五 月 五 吐 𪛗 𪛗 吐 𪛗 (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86)

ɿ³³ ua⁴⁴ ɿ³³ no³³ ɲa⁵⁵ ko⁴² no³³ te⁴⁴.

五 月 五 上 我们过 上 节

五月初五咱过节。

7. 记号拼合字

目前由于无法确定一个构件在字符中所起的作用是别音还是别义，故把这个构件称为记

号构件。记号拼合字一般由两个构件组合而成，一个构件是记号构件，另一个构件或表义或示音或既表义又示音。记号示构件有可能是汉字、偏旁部首、笔画（韦韧 2017:127）。如“𠂔”[tei²¹]，表“手镯”义，2个直接构件分别是“口”和“紀”，都是记号构件。

原文：律 只 能 孟 𠂔 坡（张锡禄、甲斐胜二 2011:44）

lue⁵⁵ tshɛ²¹ ŋu⁵⁵ mu⁵⁵ ni²¹ tei²¹ po⁴⁴.

脱 去 我的 处 银手镯 只

脱去我的银手镯。

自造拼合字，是方块白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在汉字进入白语系统后，白族人民借鉴汉字的构形原理，通过对汉字字符、偏旁部首及笔画的巧妙组合与创新，所创造出的新文字形式。这一组合构件的方法，不仅丰富了方块白文的表达手段，更深刻地蕴含着白族人民的独特造字思维与智慧，也是不同民族间长期交融与相互影响的深刻体现。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语言文字等载体，不断借鉴、吸收并融合彼此的优秀文化元素，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加深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

五 结 语

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汉字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文化资源，发挥了构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桥梁作用。汉字很早就已传播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并长期被当地民族借用。后来，一些民族仿照汉字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并逐渐发展成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民族文字书写符号系统。这个过程不仅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还持续不断地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方块白文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民族文字，不论是其书写体例随着汉字体例的变化而变化，还是白族传统文艺大本曲曲本的故事来源于汉文献，都表明白族人民持续不断的自我发展和文化调适，是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进程不断加速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习近平 2023）；“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习近平 2021）。白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坚持保留本民族文化基础上，不断接触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对白语言文字、道德规范、礼仪制度、价值观上深受影响，吸收转化后融入自有白族文化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方块白文是一种既借用汉字又自造拼合字的意音文字，是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在白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个时期，它都随着汉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借用汉字发展到自造拼合字，再到顺应时代和文字发展规律，简化其笔画结构，转为以借音字为主。

方块白文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白族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信念及其文化自觉性，以不断延续使用的方块白文，将白族紧紧维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起白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块白文的创制、使用与传播反映了白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情感的相融与相通。

参考文献

- 段 伶. 2001. 《论“白文”》，《大理学院学报》第1期。
- 方国瑜. 1987.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
- 方国瑜. 2003. 《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费孝通. 2003.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何叔涛. 2003. 《南诏大理时期的民族共同体与兼收并蓄的白族文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
- 李纘绪. 1991. 《白族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林超民. 1980. 《漫话白文》，《思想战线》第5期。
- （明）倪 輅辑. 1990. 《南诏野史会证》，（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南诏德化碑》. 2010. 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树芳，赵润琴，田怀清本篇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1）第20-26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石钟健. 2008. 《论白族的白文》，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白语篇》（卷二）第837-848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史金波. 2024.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
- 王 锋. 2000. 《略谈方块白文及其历史发展》，《云南民族语文》第3期。
- 王 锋. 2003.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 锋. 2004. 《从书写符号系统看“古白文”的文字属性》，《大理学院学报》第4期。
- 王 锋. 2020. 《方块白文大本曲曲本文献的类型和传承特点》，《民族文学研究》第6期。
- 王 锋、张会祥. 2024. 《从汉字符号的多形式借用和改造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层次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第6期。
- 王 宁. 2015. 《汉字构形学导论》，北京：商务出版社。
- （明）王世贞. 1985. 《弇山堂别集》（第四册）《大理战书附》，魏连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 韦 韧. 2013. 《方块白文流传现状及其趋势分析》，《民族论坛》第11期。
- 韦 韧. 2017. 《〈云龙白曲残本〉文字整理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韦 韧. 2019. 《方块白文文献数据库》，《科技与创新》第1期。
- 习近平. 2019.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习近平. 2021.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人民网
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wap/html/2021-08/29/nw.D110000renmrb_20210829_1-01.htm。
- 习近平. 2023.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284-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 徐 琳. 1995. 《南诏七个山川土地名量词考释》，《民族研究》第6期。
- 徐 琳. 1997. 《关于白族的白文》，《云南民族语文》第2期。
- 徐 琳. 2000. 《古今三篇白文汉字的释读》，赵丽明、黄国营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第156-174页，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徐 琳. 2002. 《明代〈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碑阴〈山花一韵〉解释和再译》，载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第591-59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徐 琳. 2008a. 《白族〈黄氏女对经〉研究》，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白语篇》（卷二）第999-1055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徐 琳. 2008b.《明代白文〈故善士杨宗墓志〉译释》，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白语篇》（卷二）第 1056-1064 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徐 琳、赵衍荪. 1990.《白文〈山花碑〉释读》，《民族语文》第 3 期。
- 杨应新. 1991.《方块白文辨析》，《民族语文》第 5 期。
- 杨应新. 1996.《〈白语本祖祭文〉释读》，《民族语文》第 2 期。
- 杨政业. 1997.《论“白（𐤄）文”的形态演化及其使用范围》，《大理师专学报》第 4 期。
- 张锡禄、[日]甲斐胜二. 2011.《中国白族白文文献释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衍荪. 2008.《关于白文及白文的研究》，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白语篇》（卷二）第 849-856 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The Old Bai Script and Ethnic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WEI Ren

[Abstract] The Old Bai Script, historically used for encoding the Bai language, is a character-based writing system derived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but with unique innov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Bai and the Han peoples, the Old Bai Script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its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ts historical course manifests the Bai people's cultural awareness. The creation, use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Old Bai Script reflect the Bai people's expression of the common feel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vide factual evidence of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Keywords] character-based Old Bai Script Bai ethnic group ethnic minority writing system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普忠良】